

#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嵌板图像研究

张 坤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 须大拏本身是佛教布施类故事之一, 巴利文、梵文与汉译经典中均可见相关文本, 不同文本之间故事情节的发展基本一致, 但细节有一定差异。大英博物馆藏有巴基斯坦贾马尔格里遗址出土的台阶嵌板, 其中3段雕刻了须大拏本生的故事, 该系列嵌板基本勾勒出了故事的主要情节, 是犍陀罗地区须大拏本生浮雕的典型代表。通过图像与文本的互相对比, 可以基本判断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嵌板图像与《六度集经》中的相关记载最为接近。

**关键词:** 大英博物馆; 犍陀罗; 本生; 须大拏

**中图分类号:** J333

须大拏本生(Vessantara Jātaka, Sudāna Jātaka)是犍陀罗佛教本生故事雕刻的经典题材之一, 现存相关雕刻约有十余件。该故事讲述了佛陀前世为乐善好施的须大拏太子, 其品德高尚, 发愿布施一切, 因此答应了前来乞求的婆罗门的各种要求, 依次布施了白象、财物车马、儿女甚至是妻子, 极度渲染了佛教的布施精神。须大拏本生的图像分布范围广泛, 印度本土、西北印度犍陀罗, 中国西域、中原以及日本、缅甸、泰国等地均有发现。

大英博物馆藏有4件犍陀罗须大拏本生雕刻, 其中贾马尔格里(Jamal Garhi)出土的3件台阶嵌板为一套, 另藏有一件雕刻残件, 仅存一个情节。1848年, 贾马尔格里的佛教遗址由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发现; 此后克朗普顿中尉(Lieutenant Crompton)发掘了该遗址, 此地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雕塑。通往该地主宰塔波的16级台阶嵌板上雕刻了一些佛教本生故事, 但在发掘过程中其完整性被破坏, 其中3段嵌板分别雕刻了须大拏本生的3个不同情节(简称“贾马尔格里嵌板”, 下同)。嵌板每段高约16.5 cm, 情节之间以树木隔开, 故事较为完整, 是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的代表。

## 一、须大拏本生的相关文本

须大拏本生在巴利文、梵文、犍陀罗语、中文等十几种语言的经典文本中均有记载。巴利文《本生

经》<sup>[1]</sup>(*Jātaka*)第五百四十七则为“须大拏本生”, 篇幅较长, 情节丰富; 巴利文《所行藏》(*Cariyāpi āka*)记叙了须大拏本生的偈颂部分, 行文简洁, 其内容与巴利文《本生经》中记载的核心故事情节类似。梵文经典圣勇著《本生鬘》<sup>[2]</sup>(*Jātakamāla*)第九则为“毗输安多罗本生”, 情节与须大拏本生基本一致; 梵文印度故事文学《故事海》<sup>[3]</sup>(*Kathāsaritsāgara*)中 Tārāvaloka 的故事, 与须大拏本生的情节十分类似。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犍陀罗语写经记载了须大拏本生<sup>[4]</sup>, 仅有布施白象、车马、孩子等核心情节, 并无具体的叙述。以上各类文本中, 《所行藏》与犍陀罗语写经中所记载的须大拏本生属于简述性文本, 其他文本均详细地记载了这个故事。

汉译佛经方面, 早期的译本有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上中“一切持王子品”、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二“须大拏经”、西秦圣坚译《太子须大拏经》等。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十三也十分简略地提到了这个故事。较晚版本有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简称《药事》, 下同)卷十四“尾施缚多罗缘”、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简称《破僧事》, 下同)卷十六“自在王子故事”等。

总体来看, 须大拏本生在巴利文、梵文与汉译佛经中的情节大同小异, 没有显著区别, 均表现了须大拏的布施精神, 但各个版本之间细节略有不同。各文本之间的第一个主要差异是他国派婆罗

收稿日期: 2022-09-28; 修回日期: 2022-12-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丝绸之路佛教诸天图像谱系研究”(19CF179); 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汉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研究”(17DF26)

作者简介: 张坤,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美术史与佛教美术。

E-mail: zhangkun194@outlook.com

引文格式: 张坤.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嵌板图像研究[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1): 55-58.

门向须大拏求取白象的动机不同。在巴利文《本生经》中,他国因干旱派婆罗门求白象得以降雨。在《本生鬘》中没有明确说明他国求象的动机,他仅利用须大拏乐善好施的品格来骗取御象。在《药事》《破僧事》中也没有叙述具体动机。在《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菩萨本缘经》中,他国认为白象有助于战争,因此国王派遣婆罗门求白象。在《故事海》中,他国派遣婆罗门求取常胜白象,若须大拏

同意布施,则他国会用此白象反攻须大拏的国家;若须大拏不许白象,他会从此失去广施一切的贤名。

除此外,以上文本针对“前来乞求白象的婆罗门人数”“太子在布施白象时为婆罗门灌手(倾水示信)”“太子布施一切后抱着孩子进入山林”“挡住曼祇的动物”和“太子布施双眼”5方面的记述也多有不同(表1)。

表1 相关经典文本中须大拏本生细节差异对比

经典文本	乞象人数	倾水示信	进入山林	挡住曼祇的动物	布施双眼
本生经	8	无	二人各抱孩子	狮、虎、豹	无
本生鬘	多人	手拿水罐	二人各抱孩子	猛兽	无
故事海	不明	无	不明	无	无
菩萨本缘经	多人	无	太子抱两孩子	无	有
六度集经	8	左手牵象,右手灌水	二人各抱孩子	狮子	无
太子须大拏经	8	左手灌水,右手牵象	二人各抱孩子	狮子	无
药事	不明	无	太子抱两孩子	狮子	无
破僧事	不明	无	太子抱两孩子	狮子	无

综上,不同文本的须大拏本生情节大体是类似的,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本文接下来将从“倾水示信”“进入山林”“挡住曼祇的动物”3个方面探讨图文之间的联系性。

## 二、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嵌板图像

大英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斯瓦特博物馆等均藏有犍陀罗须大拏本生雕刻,栗田功在其著作<sup>[5]</sup>中也收录了巴基斯坦、日本等国私人收藏的犍陀罗须大拏本生雕刻。犍陀罗本生故事多以连续性叙事构图雕刻在狭长的台阶饰带上,这种方式似乎只用于描绘本生故事<sup>[6]</sup>,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嵌板也多为此种构图。贾马尔格里嵌板的须大拏本生图像现存“布施白象”“施舍入山”与“布施儿女”3个主要故事情节。

情节1:须大拏布施白象。邻国有婆罗门向须大拏求取白象,须大拏不顾劝阻将白象布施给了婆罗门。此情节的核心图像为太子用左手牵着白象,右手为身边的婆罗门灌手(以图像自身为基准,下同)。其中,右手这一“倾水示信”的动作,是一种印度的古老习俗,象征着同意乞求者的要求<sup>[7]</sup>。贾马尔格里嵌板的第一段表现了这个情节(图1)。在大象和须大拏之间,可以见到一个半身人物。该半身人物的身份,在巴利文、梵文或汉译佛经中均无记载,根据W.沃兹夫的解读,该场景可能为天神献花给须大拏。蔡枫认为:“这个半身神像可能是犍陀罗民间雕刻家的视觉创造。”<sup>[8]</sup>笔者将这种

类型的图像定为1-1型。

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白象的图像还有不同的表现类型,例如一件日本私人收藏的雕刻(图2)。这件雕刻仍旧表现了须大拏左手牵象、右手倾水示信的动作,但在须大拏身后并未出现1-1型出现的可能为天神的人物。不仅如此,在半跪姿婆罗门的身边,还出现一位手臂高举的人物。根据学者推测,该人物可能是不赞同须大拏布施行为的人<sup>[9]</sup>,笔者将这种类型的图像定为1-2型。此外,白沙瓦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白象的雕刻,其整体与1-2型表现类似,但该雕刻须大拏的左手被身体挡住,大象的鼻子自然下垂,因此左手的具体动作不明确。综合来看,这两类图像核心人物和情节是一致的,但次要人物的细节略不同。



图1 须大拏本生·布施白象  
贾马尔格里2~3世纪大英博物馆藏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白象”的嵌板,主要表现了须大拏右手倾水示信、左手牵象的细节,这与《六度集经》的记载完全一致。《太子须大拏经》中叙述太子左手倾水示信,右手牵象,该文本与上述图像细节不符。《本生鬘》虽然提到了太子拿水瓶的情节,但并没有具体地描述双手动作。《本生经》《故事海》《菩萨本缘经》《药事》《破

僧事》中并未涉及此情节。



图2 须大拏本生·布施白象 斯瓦特 日本私人收藏

因此,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白象的图像与《六度集经》的关联度最高,与《太子须大拏经》细节完全相反,与《本生鬘》的记述略有关系,与《本生经》《故事海》《菩萨本缘经》《药事》《破僧事》的关联度较低。

情节2:须大拏布施财物车马,进入山林。须大拏在布施了白象之后,国王最终决定将其逐出国。在去往山中的路上,须大拏布施了自己的财物、车马等。在布施完所有东西后,须大拏和妻子曼抵抱着儿女进入山林生活。大英博物馆藏须大拏本生嵌板中,有两件雕刻表现了该部分故事的两个情节。其中一件残存的独立雕刻表现了须大拏布施财物的情节,画面左侧须大拏手拿袋子坐在马车上,可能正在将财物放到婆罗门手上(图3)。

另一件为贾马尔格里嵌板的第二段,该段图像表现了须大拏布施车马后怀抱孩子入山的情节(图4)。图像右侧马车上坐着3人,可能为曼抵和两个孩子。马车前面有一残存下半身的人物,可能为须大拏,他正在与婆罗门对话,可能正准备布施车马。画面左侧雕刻了须大拏与曼抵分别抱着一个孩子进入山林。最左侧残损,可能还有其他情节。



图3 须大拏本生·布施财物 2~3世纪 大英博物馆藏



图4 须大拏本生·施舍入山  
贾马尔格里 2~3世纪 大英博物馆藏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施舍入山”的嵌板,主要表现了须大拏一家布施财物和车马,最终夫妻二人分别抱着孩子进入山林的情节。在上述图像中,须大拏和妻子各抱着一个孩子入山,这样的细节与《本生经》《本生鬘》《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中的文本记述均一致。《故事海》仅提及太子布施一切后与家人徒步进入山林,没有叙述具体细节,而《菩萨本缘经》《药事》《破僧事》记载的是太子一人抱着孩子(“王子携抱男女”),与

上述图像不符。

因此,犍陀罗须大拏本生施舍入山的图像与《本生经》《本生鬘》《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的关联度较高,与《故事海》《菩萨本缘经》《药事》《破僧事》的关联度较低。

情节3:须大拏布施儿女。须大拏入山后,邻国有一婆罗门向须大拏索求其儿女用来当作仆人,在须大拏同意后,婆罗门强行带走了两个孩子。此时在外采集果蔬的曼抵在归家途中,天神担心她会破坏须大拏布施的善心,于是幻化成猛兽挡住了曼抵的去路。贾马尔格里嵌板的第三段表现了该情节(图5),图像从左向右依次叙述了须大拏布施孩子的3个情节。画面最左侧是须大拏施舍儿女的场面,中间为婆罗门强行带走孩子,最右侧为天神幻化成狮子挡住了曼抵的去路。笔者将这种类型的图像定为3-1型。



图5 须大拏本生·布施儿女  
贾马尔格里 2~3世纪 大英博物馆藏

巴基斯坦私人收藏的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儿女”的雕刻与上述图像的表现略有不同(图6)。该雕刻右侧表现了须大拏布施孩子,左侧仅残存一头狮子,应当是表现狮子挡住曼抵的情节,在两个情节之间没有出现3-1型出现的婆罗门强行带走孩子的画面,这种省略次要情节的表现方式也见于其他犍陀罗本生故事雕刻中。笔者将这种类型的图像定为3-2型。

不过由于两侧图像缺失,3-2型雕刻可能存在第二种情况,即该类型的雕刻在现存图像的左侧或右侧原本可能表现了婆罗门强行带走孩子的情节,但这样的叙述逻辑不同3-1型的依次叙述型,也不符合相关文本的叙述逻辑。



图6 须大拏本生·施舍儿女 巴基斯坦私人收藏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儿女”的嵌板,主要表现了须大拏布施儿女、婆罗门带走孩子、狮子挡住曼抵去路的情节。上述图像明确表现了狮子挡住了曼抵的去路,这样的情节在汉译佛经《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药事》《破僧事》中

可以见到。巴利文《本生经》记载了狮子、老虎、豹3种动物挡住了曼坻去路,虽然其中也有狮子,但是与上述图像的表现略有出入。《本生鬘》只提到猛兽挡住曼坻去路,没有明确说明猛兽的数量和类型。《故事海》《菩萨本缘经》中并未有这个情节。

因此,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布施儿女的图像与《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药事》《破僧事》关联度较高,与《本生经》《本生鬘》《故事海》《菩萨本缘经》关联度较低。

综上,笔者以表2简要列举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的类型以及与之对应的文本。

表2 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的类型与对应文本

类型	主要内容	与文本的对应情况
1-1	须大拏右手灌手、左手牵象,太子身旁有半身人物	大致与《六度集经》描述一致;但文本均未提及半身人物与婆罗门身旁人物的身份
1-2	须大拏右手灌手、左手牵象,婆罗门身旁有一人	与《本生经》《本生鬘》《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描述一致
2	布施财物、车马后,各抱着孩子入山	与《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药事》《破僧事》描述一致
3-1	须大拏布施孩子、婆罗门带走孩子、狮子挡路	与《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药事》《破僧事》描述一致
3-2	须大拏布施孩子、狮子挡路	与《六度集经》《太子须大拏经》《药事》《破僧事》描述一致

### 三、结语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嵌板图像表现的情节较为完整,几个主要的布施行为均有体现,例如“布施白象”“施舍入山”“布施儿女”等。现存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对于同一情节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布施白象”按照出场人物的

不同可以分为1-1、1-2型,“布施儿女”按照故事叙事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3-1、3-2型。

犍陀罗须大拏本生的图像与不同文本的关联度上有一定差异,大部分图像能够对应的文本不止有一种。整体而言,所有的图像都可以与《六度集经》的描述对应,因此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与《六度集经》的关联度最高。《太子须大拏经》可以与“施舍入山”“布施儿女”的图像对应,但该文本中太子倾水示信的描写与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有出入。《本生经》《本生鬘》仅能与“施舍入山”的图像对应,《药事》《破僧事》仅能与“布施儿女”的图像对应。《故事海》和《菩萨本缘经》则均与犍陀罗须大拏本生图像无法对应,差异明显。

#### 参考文献:

- [1] Cowell E B. The Jā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Vol. VI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7: 246-305.
- [2] 圣勇. 本生鬘 [M]. 黄宝生, 郭良鋆, 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20: 108-139.
- [3] Penzer N M. The Ocean of Story Vol. VIII [M]. London: Chas. J. Swyer Ltd., Grafton House, 1924: 124-131.
- [4] 陈明. 文本与语言: 出土文献与早期佛经比较研究 [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84.
- [5] 栗田功. ガンダーラ美術 II: 佛陀の世界 [M]. 东京: 二玄社, 2003.
- [6] Dehejia V. Discourse in Early Buddhist Art: Visual Narratives of India [M].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7: 197.
- [7] 扬之水. 佛教艺术名物丛考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0(3): 116-123.
- [8] 蔡枫. 犍陀罗雕刻艺术与民间文学关系例考 [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2: 44.
- [9] Ali I, Qazi M N. Gandharan Sculptures in the Peshawar Museum: (Life Story of Buddha) [M]. Pakistan: Hazara University Mansehra NWFP, 2008: 44.

## Graphic Study of Gandhara Vessantara Jātaka Pane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ZHANG Kun

(School of Fine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Vessantara Jātaka is one of the Buddhist alms stories, which can be found in Pali, Sanskrit and Chinese classic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is basically the same between texts, but the details are different. The British Museum has stair-riser panels excavated from the Jamal Garhi site in Pakistan. Three sections of these panels outline the main story. This series of panels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Vessantara Jātaka reliefs in the Gandhara area.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mages and the texts, we can basically judge that the Vessantara Jātaka panel imag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re the closest to the relevant records in the a pūramitā-sannipāta-sūtra.

**Key words:** British Museum; Gandhara; Jātaka; Vessantara